

文明创建开新局

② 我们的节日·春节

开开心心过大年

大年三十柴火旺

◆陈迎春

老家农村至今都流传一句俗语：一家火不火，还看年三十晚的火。大年三十的柴火灶要架得空，烧得通透，红红火火，寓意新年一家人其乐融融、如意吉祥，来年万事都会顺风顺水。我家每年大年三十晚用的柴火都是上一年正月初一就开始准备的。正月初一这天，父亲就会率全家人一起出动，进山“纳财”（柴），将一堆柴火和一个大树苑专门储存在室内，自然风干，备好来年大年三十晚的柴火。

大年三十傍晚开始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家家户户将各式花肉汇成一锅，开始煨年关肉。煨年关肉寓意来年风调雨顺，神圣的仪式和美好的寓意是不能被打扰的，这时家家户户都会早早地闭门谢客。父亲像往年一样，架上大铁锅炖肉，柴火烧得旺旺的，火苗蹿得老高，一点烟都没有。

全家人围坐火堂边上守岁，小黄狗趴在堆柴的角落里那软软的枞树叶上，时不时微抬眼，两眼惺忪。我喜欢和大人一起挤坐在长板凳上，周身温暖。围堂夜话，一茬接一茬地闲聊。守岁，是开心的，有利市收；守岁，是严谨的，在此之前，父亲总是会提前交代我们，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并专门教一些寓意好的说法：往灶膛加柴称“添财”，鸡鸭爪称“抓钱手”，吃鱼称“下河”，骨头称“财骨”，鸡头称“凤凰头”……

大年三十晚的团年饭是重头戏，四方餐桌中央，九样十碗，鸡鱼肉隆重上桌，祭祀祖先后开始吃年夜饭。这一晚，父亲炖完年关肉后，火种是不能熄的，会用灶灰将燃烧未尽的大木苑炭火掩盖，年初一早上扒开灶灰，树苑炭火明亮依旧，寓意新年红红火火。大年初一，乡人一般在凌晨三四点起床，6点前全家人围坐一起吃年夜饭。6点前吃年夜饭是有讲究的，旧时，叫花子特别喜欢在初一早上手拿一叠财神爷门贴，挨家挨户敲门送财神，乡人特别忌讳开年饭遇上叫花子进门。所以，6点前吃完饭后就上床小憩，八九点钟起床，全家给长辈们拜年，然后举家向自己的责任山进发，每人拖棵树回家，寓意“纳财”，来年财源广进。

如今，农村依然保持柴火烹饪的习惯，柴火做的饭菜特别香，而大年三十的柴火则特别透亮，那袅袅的炊烟，是幸福的欢欣和召唤。

时间的盛宴

◆杨雨

我推门一看，院子里被雪严严实实地覆盖了。

樱桃树的枝丫上、通往房顶的楼梯上、水井口的砖石上都是厚厚的积雪，厢房的屋檐上还有少量雪片正“簌簌”地落下来。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，空气里都是雪的味道，吸一口，新鲜、清凉、通透。在这样的场景里，身体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种感觉：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往远处看，杨树林、麦田地、苹果园以及西边的丘陵与东边的山坡都是一片白茫茫。再远处，因为雾气的存在，高大的山峰只能隐隐约约显出断续的脊线，冰雕一样的轮廓更加庄严。父亲正握着扫把从家门口往外扫出一条通道来，母亲在生火做饭，能听到厨房烧得正旺的柴火“噼啪噼啪”的响声。昨天贴好的对联在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红，初升的太阳照在大字的油墨上面，有微微的闪光。

“去把火笼点着吧，烤火暖身子。”

“中，这就去。”

我往厢房走去，脚底下“嘎吱嘎吱”响，每一步都觉得结结实实的。那时候，在北方的冬天过年，若是没有囤些柴火和大白菜，心里总是不踏实的。这两样物件，一个让人免于受寒，一个让人免于饥饿，这样简单的储备让人觉得格外富足。

一到早饭做好的时间，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就此起彼伏，以这种方式大声地告诉人们：“我家的新年第一餐要开始啦！”在“噼啪噼啪”的鞭炮声里，整个山村充满了烟火气息，一派生机勃勃。早饭的食材是早已准备好的，从进入腊月开始，每家每户都开始忙于酥肉、丸子、干菜、麻花、豆腐干等各类食物的储备。这些食物在寒冷的北国可以一直放到过完元宵节，用于一家人食用，更用于待客。

像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那样，大年初一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家中长辈率领一家人去串门、去拜年，告诉亲戚邻居我家的孩子们从远方回来了，团团圆圆、人丁兴旺，也祝愿大家都有个好年景。人们的问候总是最朴素的，让从远方回来的人感受到唯有家乡才有的别样的和睦与温暖。

大年初一中午的这顿饭是格外重要的，若是天气晴好，我们会把桌椅摆在樱桃树下，热菜凉菜摆满了桌子，请长辈入座，一家人围拢着，开一瓶最好的酒，喝下去嘴里“吱吱啦啦”地响，满是生活的热辣滋味。在新年的太阳底下，吃着吃着身上就暖和得不得了。长大后我逐渐明白，对于经历过缺衣少食年代的长辈们而言，生活的艰辛都在新年时那用心做好的一餐饭里消解了。

时间往前一小步，在落雪的年三十晚上，我和父亲总是要熬夜到零点时分，准时在房顶上点燃那一挂长长的鞭炮。同一时刻，小山村里不少人家也在点燃鞭炮。往小县城的方向望去，绽放的烟火正把夜空照亮。

“天地风霜尽，乾坤气象和。”欢乐的氛围总是相似的，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现在过春节时，可以逛商场、逛花市、看电影……有了更多的选择。而我常常想起多年前的春节，那是另外一种欢乐气息，它简单又丰富，素朴又悠长，特别是下了雪的时节，对于小孩子而言，一切都是新鲜的时间，一切都是难得的盛宴。

年年有余

◆黄廷付

打我记事起，就知道红烧鱼是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。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母亲还是会狠下心，买一条大鲢鱼。

大年三十，母亲烧好了其他菜，最后才做红烧鱼。那时候没有味极鲜，也没有鸡精，说是红烧鱼，其实也只是放了点酱油，再放些葱姜蒜和红辣椒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做法，却香气四溢。母亲端着红烧鱼，放到小饭桌的中间位置，还特意把鱼头对准小饭桌的东北角，那是上座。按说那是父亲的位置，而我通常会挤在那里，拿起筷子就伸向红烧鱼。母亲的动作比我快，她用筷子一下夹住了我的筷子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光儿，今天的鱼不能吃。”

“为啥啊？”我咽了口水，眼睛盯着那诱人的红烧鱼。

“这叫年年有余（鱼），吃了就不吉利了。光儿乖，吃你喜欢的萝卜烧肉，还有炒鸡蛋吧。”

“哦，好吧！”我不情愿地把筷子慢慢挪向其他的菜。

往后那几天，家里总有亲戚走动，母亲把红烧鱼在锅里烧一下，打算最后端上去。我那时候年龄小，母亲不让我去堂屋里吃饭，她自己也不去。我眼巴巴地看着红烧鱼被父亲端到堂屋里去，当时眼泪都要出来了。等亲戚吃了饭，母亲收拾残局的时候，我看到那盘红烧鱼居然还完好如初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就这样，一直到了正月初六，中午，母亲又在给那盘红烧鱼加热，我当时有些疑惑：“娘，今天家里没来客人啊！”

母亲笑了，把饭菜端到小饭桌上，说：“你今天可以吃鱼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举起筷子就伸了过去。筷子挨到鱼的那一刻，我停了下来，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父亲，他们都笑着看我，我默默地抽回了筷子，心里早已没了当初的兴致。

“咋了？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鱼啊？”母亲说着话便给我夹了一块鱼肉。

我端起饭碗，鱼肉还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可是我吃的时候却感觉难以下咽。母亲好像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，继续把鱼肉往我的碗里夹，而她和父亲则一口都不舍得吃。

一连好几年，都是如此。我慢慢地也习惯了母亲的“年年有余（鱼）”，不再嚷嚷了。

去年春节，我带着爱人和孩子回老家陪母亲一起过年。母亲依旧不停地忙碌着，菜摆满了整个大圆桌，鸡鸭鱼肉，各种蔬菜，应有尽有，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。爱吃鱼的儿子一眼就瞄上了桌子中间的那盘红烧鱼，站起来把筷子伸了过去。我赶紧制止，“今天这个鱼不能吃，要留着的，这样才能年年有余。”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哪里理会我的说辞，拿着筷子又往前伸，我继续制止。小家伙筷子一去，嘴一撇，哭诉起来：“奶奶烧的鱼最好吃了，不让吃鱼，我今天就不吃饭了。呜——”儿子说着说着竟委屈地哭了起来。爱人见状，也放下筷子，对我翻起白眼。一时之间，原本欢快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。

母亲听到小家伙的哭声，忙从厨房赶过来，问清事情的缘由后，当即拉过小家伙哄道：“大宝，来，奶奶知道你最爱吃奶奶做的红烧鱼了，怎么能不让大宝吃呢。”

“娘，不能坏了规矩。”

“啥规矩不规矩的，现在党的政策好，种地不要钱，国家还给钱，咱们老百姓年年收的粮食根本就吃不完啊。”

我还要说话，母亲抿嘴笑着给我使了个眼色，往上一指。我这才发现，当年的小方桌上也摆放着一盘一模一样的鱼，四周还放着几双筷子。

故乡过新年

◆冯活源

在故乡的年三十晚，一家人吃过了团年饭，便围坐在一起守岁。

守岁是老家过年的传统节目。一年四季，家里人终年劳作，难得聚在一起。现在过年了，欢聚一堂，大人们边聊天，边喝茶，边看电视；孩子们领取了长辈发的红包，高高兴兴地向爷爷奶奶祝福，爷爷奶奶笑嘻嘻地说，过新年了，又长了一岁，快高长大，学业进步！长辈的眼神充满了期望，孩子们手捧红包，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正当一家人沉浸于天伦之乐，门外响起了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。“过新年了！”村子里有人高声一喊。整个村庄就沸腾起来了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响个不停。孩子们穿上新衣服跑出去，聚在池塘边燃放烟花。绚丽多彩的烟花，映红了孩子们的笑脸。

新年就在这“噼里啪啦”、五光十色的鞭炮声中走来了。

媳妇们随即忙着拜祖宗、拜天神，祈求福祉。她们将三牲、饭菜，以及腊月里制作的煎堆，供奉于香案，虔诚地祭祖祭天。

大年初一，是乡下人过年最热闹的一天。这一天，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装，去镇里趁新年圩。新年圩里，大街上人山人海，摆卖凉果的、食品的、气球的、服装的摊档，吸引着人们纷至沓来。茶楼食肆里都是人，茶香飘逸，人声鼎沸。“狮子”跳跃腾挪，舞狮人搭起人梯，登高直上“采青”，博得围观的人们一阵阵掌声。

村里的孩子们三五相邀，都高高高兴兴地到镇里去，看电影、看舞狮，或者买烟花爆竹，准备在年初一夜晚放烟花。姑娘们邀上三五闺蜜，到镇里逛大街、看热闹。小伙子到镇里看篮球赛。那个年代，农村和乡镇都时兴举行春节篮球赛。大年初一镇里举行的篮球决赛更为人们过年增添了节日气氛。镇里可容纳近千人的灯光球场上，早已人头涌动，座无虚席。为了能看进球赛，小伙子们一吃过早饭，就骑自行车，向灯光球场奔去。那些中年男人，也往镇里走去，赶着去茶楼饮茶。家乡周遭有三个圩镇，圩镇都有茶楼，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茶楼喝新年茶。

少年的我，每逢年初一，总是感到格外的兴奋。我也喜欢到镇里逛逛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云淡天高，空气清新。在乡村，最先来到人间的春意是田野上的庄稼。放眼望去，葱绿的蒜苗随风摇曳；荷兰豆开着紫红色的花朵，摇摆着柔软的腰肢；麦豆花睁大眼睛从叶底向外窥看；黄澄澄的油菜花，在田垌形成一片花海，蜜蜂在花海里忙着采蜜……我吸着这含有花香的空气，走在宁谧美丽的田野上。附近的乡村，不时传来鞭炮声，催促我加快脚步，向镇里走去。

翻过两座小山，来到了镇里。每年的大年初一，我都喜欢去书店看看。看书是我的喜好，但那时的农村没有书，想看一本书是很难的。平时没时间去书店，趁着大年初一，泡在书店里翻阅心爱的书籍，真是一种享受。

年初六，是故乡一年一度的接龙神。这是家乡每年龙舟活动中热闹的民俗之一。此时，春花盛开，春光烂漫，村民们抬着三艘龙舟的龙艚，肩扛着龙头、龙尾，敲锣打鼓，沿着村道游行。接龙神的队伍所到之处，乡人们燃放鞭炮。威武的龙头昂首向前，迎风招展的锦旗“泼刺刺”地排成长龙，煞是壮观。接龙神的村庄从邻村把龙神接回来，安置在神屋，村人便开始拜龙神。拜龙神的习俗悠久，老人们说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龙神。作为龙的传人，接龙神显示了家乡人对龙的敬仰，以及对天地的敬畏之情。

接龙神是村里过年的大节日，每到此日，外出的游子、外嫁的女儿都会回来拜龙神。他们觉得，不论身居何处，都会有龙神庇佑自己。多年以后，远在他乡的我，每逢大年初六，总会想起故乡的接龙神。

